



2

集团的班子一搭起,王不非才发现,需要他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

用汽车贩运苹果到天州,一般不超过一千公里,运价都在五千元内。而运输香蕉则不同,从广西、云南贩运,汽车最少行驶四昼夜,而且还要经过老驾驶员一听就摇头的“七十二道拐”“青杠哨”“酒店垭”和历史上有天险之称的“乌江”,雄关之誉的“娄山”,全程达一千八百公里,翻山越岭又耗油伤车又危险。所以,汽运香蕉价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近几年成倍长。加上产销两地税收,每公斤就需杂费一元多。如从广西用火车运输,可省下一路交警罚款和司机提出的一些苛刻条件。而火车载量大无疑风险惊人。但是,广西蕉口味佳,色泽金黄适合一二线城市销售,而云南蕉个肥串大,价钱实惠,颇受三四线城市商贩青睐。于是,集团决定兵分两地采货,汽铁两运以适应不同客户胃口。

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谁违犯了规章制度,可以扣工资奖金或撤职降级。在老板集团任职,这些成员谁不是三头六臂,在家出门谁不是一个顶几个的角色,今天你对他不“友好”,轻则,眼睛一瞪自己混,“联合”就给“单干”搞乱;重则,带走你几十上百万,一去不复返。往往不详内情的人爱说:“娃读不得书,将来做生意去。”好像经商的人人文盲个个笨蛋,钱放在那里只等商人去捡那般轻巧。

在老板集团里,有人本科毕业,有人过去是机关干部、银行职员、学校教师。即使文凭差一点的人,天赋都出奇的好,智商特别高,歪歪点子、花花肠子比知识分子还多。平时,看他衣冠楚楚,干起坏事来两院一局也感到头痛,打架斗殴,红白两道任你挑。不服气,让你自己去报警,不是警车在路上坏了,便是“警力不足”。即使那些夏天一身短衣赤臂露胸,寒冬一身破衣不值分文的人,背后也有几个硬角色。出了事,帮说话的人小的是局座,大点的是地市级、省厅,弄得你有理无法伸张,有钱也白使劲。

显然,这集团经理一职,不是常人能胜任的,他不仅要精通专业,还要说话有人听,做事让人服,有事担得起。众所周知,王不非三教九流无不能交,且毕业于音乐学院,唱得一口好歌,写得一手好字,深得集团男女好感。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人选自然非他莫属。

王不非更清楚,老板集团乃卧虎藏龙之地,要当好这个家,遇到的“雄关”“天险”会更多。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难题,就像和尚头上摆着两只虱子:一是经营香蕉的场地,二是股份的分配。

经营香蕉的场地要冬暖夏凉。在天州市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六十年代“深挖洞”留下的防空洞,而离市场近的几处防空洞又被个别人“先入为主”。再则集团里有的丈夫本事一般,往往吃喝嫖赌俱全,老婆发货不行,胡搅蛮缠却专业;有的则是天生的一对能人,又有钱又心狠。如按人定股入资显然不妥,而依其能力定股,人人都爱面子都爱钱,死活不愿吃亏。同时,曾经做过香蕉生意的妻哥张清、老搭档晓安,也要求入股。难题一个紧跟一个,面对几百双眼睛几千条心,自己如何让人心口服呢?

(二)

逍遥游的境界

□王晓蓉

读书是一种境界,教书也是一种境界。乍接触庄周的《逍遥游》,我总觉得语意晦涩佶屈聱牙,读者难以领略其主旨。读了数遍,又教了数遍,方识庄子逍遥之境界。

《逍遥游》是一篇古代哲理散文,“逍遥游”的字面意思为:悠游自得的活动。作者以寓言入笔,论述大至鲲鹏小至蜩与学鸠等世间万物,它们的活动都有所凭借都不自由,再直接联系生活中有才智有修养的人“犹有未树”“犹有所待”,他们也都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游”,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精神上获得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只有文末提到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中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

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游”境界是一种天地间根本不可能有、也不可能实现的主观幻想,但他阐述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无数文人墨客,也是值得后人景仰和追寻的。

其实,庄子在写这篇《逍遥游》时,他的内心是矛盾困惑的。一方面他把“逍遥游”境界挂在遥不可及的天边,一方面作为常人的他又在探寻一种至高的境界,他在失落他又在向往,他在自比中失落,在失落中寻找。从“庄生梦蝶”的典故就可以得到最好证明,“庄生梦蝶”说庄子不清楚究竟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不正是“无己”(无我:即物我不分)的充分体现吗?虽然他写着“至人无己”,但他却在物我不分中达到了“逍遥”。

东晋的陶渊明恐怕是领略逍遥游境

界最深的一位田园诗人了,他笔下的“桃花源”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境界,此境界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无法找寻的。他厌恶官场黑暗污浊,鄙视世俗庸俗苟且,为追求自由安宁的闲适生活,毅然归隐田园,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云无心以出岫,鸟卷飞而知还”的美好画面中如痴如醉。陶渊明用行动诠释了淡泊名利、洒脱自如的“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游境界。

北宋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仕途受阻,曾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州州失意,他却从容旷达,傲对风雨人生。他醉于景,“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他醉于酒;“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他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生命境界中超脱潇洒,最终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这种境界难道不逍遥吗?

想达到这种“逍遥游”境界的又何止庄子、陶渊明、苏轼,那些经历了大起大落、九曲百折的志士达人,他们在人生的潮起潮落中挣扎、坚强、崛起,他们看淡一切功名名利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身处逆境仍适意自然、积极乐观。他们所追寻的高洁品格、超然情怀不就是精神上的逍遥境界吗?

我们不是“神人”“圣人”,也不是庄周、陶渊明、苏轼,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变得纯粹一些、坦然一些。在金钱面前忘怀得失,在名利面前淡泊名利,在诱惑面前权衡利弊,即使我们没能达到真正的逍遥游境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也收获了一份宁静闲适的心境,一份旷达乐观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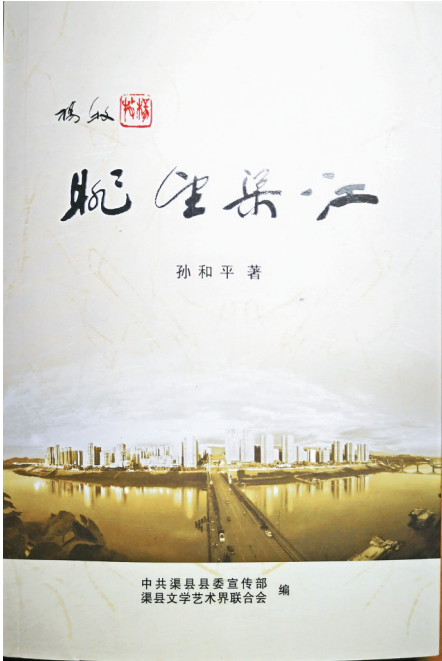
开江人讲述渠江故事 ——《眺望渠江》出版座谈会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孙和平教授新著《眺望渠江》一书的出版座谈会日前在成都成功举行。

研讨会由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和四川鸿林建筑集团文化沙龙主办,由四川宕渠文化研究中心、渠县民俗文化研究会协办。秦巴文化研究会会长戴文渠主持了会议。杨牧、李学明、李明泉、何文明、张建华、雍朝勉、姜明、罗勇、郑开屏等专家学者以及渠县的有关领导、学者共计4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今年69岁的孙和平教授生于开江,是当代地方文史专家。数十年来,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各地乡村城镇,展开四川本土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在四川方言文化、四川传统村落、川东北及开江地域文化等三个学术空间多有开拓,初步建立自身的学术体系,成绩不菲。《眺望渠江》是他这些年来出版的第十三本著述。

孙和平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背景、经过和指导思想。孙教授说,我中华文明古国进入21世纪,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此时期,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强国的建设成了国家重要而迫切的时代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建设文化强国,牵涉的方面甚多,我个人认为,以县为基本单元,以县情为基本内容,构建并赋予一个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学术文化框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产物。构建并赋予一个学术文化框架,首先是全面系统地反映该县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基本状况或叫基本县情。提出建立“渠县学”的观点,就是根据渠县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状况把渠县地域作为一门学问加以专门研究,从而促进渠县地域社会文化的建设发展,提升渠县地方研究的学术水准,促进渠县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渠县从古至今文化厚重,从文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来看,已初步具备了渠县学的学术基础和条件,已有相当数量的基本材料和成果,已初步形成学术支撑;有县一



级的研究机构和一帮学人,也具备了初步的工作条件。

与会嘉宾以不同角度围绕《眺望渠江》一书的内容和作者满腔热情作认真详实的田野调查的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各抒己见讲了自己的看法。戴文渠最后对孙和平教授研究渠县、热爱渠县、采访渠县的饱满热情和勤于钻研的精神概括为“三度”:即一有“温度”,对渠县有第二故乡的情结,有乡情有爱心,有一种家国情怀。他是异乡人讲渠县的故事讲渠县的佳话,比渠县人还熟知渠县热爱渠县;二有“厚度”,就是他撰写书稿的内容方方面面很充实很厚重;三有“高度”,他站得高看得远,从全局出发,从秦巴山区到达州到渠县,眼界高,胸襟广,从学术的高度提出了建立“渠县学”。

□本报记者 郝良